

泰國研究

編主泰陳

107

古印度移民橫越馬來半島踪跡考

察記 (一)

姚振鐸譯

本文譯自大印度研究會理事會(Greater India Research Committee)野外考察主任威爾斯博士(Dr. H. G. Quaritch Wales)所著 "Towards Anker" 第四五兩章，該兩章為全書最主要部份之一，蓋博士反對古印度移民乃自陸路在簡羅地峽(Kra Isthmus)橫越半島之說而主張彼等所採取之途徑，乃在簡羅地峽之南，自大瓜巴(Taknaba)以至萬崙海灣(Bay of Randan)附近，因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偕其夫人同作實地考察，本文係記載考察之經過，情文並茂，趣味雋永，與一般考古記不同。

譯者附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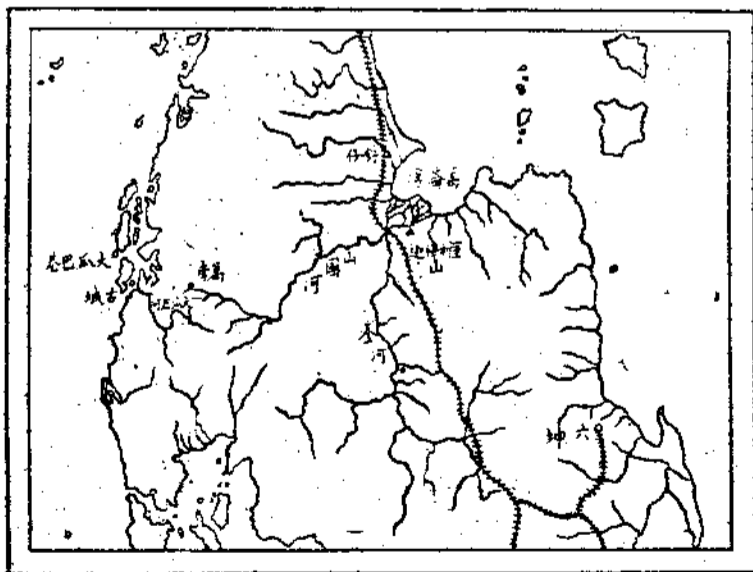
據吾人所知，最初之印度冒險家，渡重洋而來馬來半島，其目的乃在搜覓黃金白錫，積年累月，棲身於小洞岩谷中，從事於採鑛工作，並為維持其生計，對於耕植亦甚注意，迨後世人口漸繁，乃不得不將拓殖範圍擴展，以資容納，顧西海島嶼密佈，林木葱鬱，欲圖耕植，實無餘地，殊難於彼等之望，故有極古之時，印度商人早已發現馬六甲海峽之路徑，而至後世，一般移民，咸覺西海岸地勢之不利，寧冒更艱巨之危險，遠離其祖國，以至印度支那海與印度尼西亞羣島(Islands of Indonesia) (註一) 覓寄居之地，此等新殖民地既經開闢，對於半島西岸舊殖民地之過擠狀態，自能予以相當之調濟，然而此種調濟方法，亦僅能奏效於一時，蓋自印度商人南來後，馬六甲海峽附近各地之商業，頓見蓬勃興盛，於是激動馬來人劫掠之念，使一般和平之商賈，蒙受不幸之損失，故在第五世紀法顯歸航時代，海峽靜水，已為海盜輩所激盪，當船隻因無風而停於中時，蘇門答臘與馬來半島海岸邊之盜舟，將自小河蘆塘，蜂擁而來，其能免於難者幾希，中國商船，或因船身龐大，建築堅固，且水手衆多，可以防禦盜劫，但就印度商船，此種襲擊，固非彼等所能應付者也，是以五世紀之末葉，印度海外商業與拓殖事業，幾因海盜之威脅而瀕死境，吾人憑考古所得，益足証第五世紀末所有印度移民在印度尼西亞羣島

曾一度獲得立足點之各殖民地，均經消滅，爪哇方面雖猶屬暫時之現象，然在婆羅洲與西里伯(Sulawesi)方面，則竟有一蹶不振之勢，彼等與祖國之交通既被割斷，同時亦無力足以自保，幸有另一部份人能及時發現一交替之路綫，如免印度支那遭過同樣之悲慘結果，進而使爪哇印人獲得更生之機會焉。

所謂挽救印度海外命運之交替路綫，其發現實由於地理環境之巧妙形勢，此種地理形勢，有時確能轉移人類之命運，舉例言之，或以為文化本身之滋長，實因尼羅河(Nile)與衆河不同，其泛濫之季節，能使兩岸野麥受灌溉之功，乃使上古之埃及人民放棄其遊牧生涯，若就馬來半島言，則其必要而又最顯著之自然形勢如下：大瓜巴(Taknaba) (見圖) 為西海岸最好之船隻停泊處，乃東航船隻於離開十度港(Ten Degree Channel) 後之第一寄碇站，且其地與萬崙海灣(Bay of Randan) 適處於遙對之地位，萬崙海灣為半島東海岸最好之港口，有數大島嶼充屏障，足以禦東北季候風之狂勢，其更顯著者，則為僅在此緯度間，有河流二道，自分水嶺東西分流，其源頭相距僅五哩，所謂橫越半島之水道，蓋即此二河所形成者也。

古印度移民所最需者為充餘之土地，以資耕植，大瓜巴流域範圍不廣，若古時之移民，即以耕植之故而來此，則萬崙海附近沃土千頃，大川四繞，可以航行無阻，彼等之後裔，必能開津有途也。反之，倘有一部份古代移民寧願身於西海岸更南方之豁谷中者，蓋因未能發現橫越半島之適當水路，以致無從發展，有時且被馬來半島中部之大山所阻耳。

近世已有學者數位，對於印度移民之橫越半島，或自陸路，或自其他路綫，大致均認為可能而漸予以注意，此節殊能引起吾人之興趣，惟彼等所假定之路綫，均欠考慮，謂為印度移民能按此路綫橫越半島以達到目的地，當不可能，最為世人所注目之路綫，實為地圖上所顯示之最狹地帶，



即令人迷感之箇離地狹(註二)是也。然而吾人敢作肯定之斷語者，則爲箇離地狹雖狹，但其不適宜於古印度移民，與不適宜於膾炙人口之所謂未來之河，實無軒輊可分。

至於吾人對於此項重要理論之根據，殊爲簡單，蓋在箇離地狹之兩岸，均乏良港，以供船隻寄泊，且無充餘之平原。足敷印度移民之耕植。須知印人在此並非急欲求取一轉運商品之路，其目的乃在採取遷移而審慎之步驟，以副其發展之望耳。時至今日，箇離地狹方面固已有道路可以橫越半島，無如環境已不同，目的亦有異，當不能與前事相提並論。且在數年前，曾有人在其他偏僻古跡，而結果竟毫無所獲焉。

尚有部份學者，則主張印度移民曾採取更北一路，即著名之丹老巴剎棧(Morzi Prachub)此線爲十七世紀時法國傳教士與其他人民所常循，以抵達暹羅。首都者，顯丹老雖有良港差強人意，而此路仍乏其他要素，且無任何古物殘跡可以發現。其位置亦偏於北方，不足以吸引印度拓殖者。

時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之下游，余等自大瓜巴東行，竟追蹤印度移民之足跡。惟河道因華人業錫鑛者之工作而致淤塞，象之千百年來，半島上此地帶遺出甚多意外變遷，故除在雨季積水之際，已不復能通航。在河道高處，吾人常能於淤泥中發現甚多大型古船殘迹姑不論其船首畫像與吾人前在大瓜巴古廟附近所見者相似，然即此已可證河道之漸被淺塞爲不虛也。行船既不方便，於是余等決徒步越過分水嶺，隨一與河並行之森林中徑前往，但有時爲求取捷徑計，越過若干小嶺，亦爲必需之步驟。

余等所雇用之識路之人，以爲嚮導，另有雜色脚夫約十二名，載運行李之象一頭。原擬多徵數象，以代彼經驗不足之脚夫，惟西海岸象殊不多，不易覓得，祇得將就了事。此路未爲象類經過者有年，故巨物行走唯艱，常落人後，加之途中雜草叢生，又不得不使彼迂迴而行。

越過分水嶺之途程，計費時三日，途中除有時因饑寒發，倒臥斜坡，而致不得已返歸過嶺，以外，堪稱絕無意外事件發生，間有華人數名，則苦於墊伏道旁之水蛇，常滋禍害。余等雖殿後徐行，亦未能避其吮吸，幸發明對付良方，將捲煙尾燃刺之，頗奏殊功。行過低嶺二三，即見峭壁轟轟時，直達分水嶺巔，途中亂石鋪蓋，似已達乾涸之大瓜巴河源頭，乃盡半日功夫，憑林隙微光，爬行而上。最後經嚮導者之指示，作一大灣，復經攀緣絕壁，不移時而竟抵達山徑之頂點，置身於馬來半島之山背，俯瞰各嶺，林木幽葱，景色奇偉。

此嶺綠樹成蔭，蒼翠欲滴，使惡客蟻人，襟懷暢然。余等處身於莽草叢中，四週俱是喬木，樹身滿繞鳳草與幽蘭之類寄生植物，樹枝垂掛龍形藤草，如結花綵，仰望濃蔭，如翠蓋高懸，鳴猴棲息其間，吱聲不絕。時雖火傘高張，總未能穿越綠蔭下射，故空氣清涼爽，較之灼手平原，實有天淵之別。林間禽鳥多，固不待言，乃以吾等人聲喧擾，多已驚惶他避，僅留頑猴不去，顯吾人仍時聞猿猴之聲，亦能偶見人猿攀枝越樹，迴旋近處。

余等越過山峽後，乃即折下山崗，道頗平穩，移時林盡，至一園地，長草叢生，間有雜樹，回顧禁山，前踰龍谷，默念古代印人必購以此地爲「天國」(Land of Promise)矣(註三)。此時余等已漸迫東流一河之源頭，該河名爲Girishatya，蓋即梵語之「山國河」也，至於此河之歷史意義，容當另文闡述之。歷數小時之急速步行後，抵河邊第一村，自此以往，可以順流航行矣。

村名爲索(Ban Sok)，村長前來迎客，寒喧既畢，當即以此地鄰近有無古迹相詢，蓋余意料此處雖居河之高處，或不致有大範圍之移民都落，寄存其間，然附近各地或有古時涼亭憩息所之類殘跡發現，亦未可知。脚夫中知其地者，曾導余等至村外道旁，得一大圓石，謂其上曾鑄有碑文，其文字有如吾人在大瓜巴所見八世紀時之太密爾文(Thamir)。經余等考查之後，未有發現，願村長亦作如是說，據稱此地附近，昔日確有一石碑，惟於數年前以前，竟不翼而飛。事近神話，彼所知或不止此，特未敢達於言表耳。此時余等無其他發現，僅會聞一勘察嶺山者言，萬索附近，現亦發現金沙，斷非本地物產，而與大瓜巴方面一島上所見者性質相同。此或係古代商賈所遺留，實頗可能也。

是晚，余等棲宿於河濱草埔，設帳幕於一石灰巖下，晚餐所用，無非鷄肉，進膳後村長又來，邀同至數百碼外一村觀劇，因適有一村民召爲選劇班在村中演戲娛樂也。此事之意義若何，不得而知，惟據余臆度，此公或曾安鄉俗許願，如彼達到某種目的時，即當邀集村鄰，同伸慶祝歟？

當余等抵步時，戲劇已在主人園中開始，余等被邀至一破陋木屋之後梯就座，則見曠場中火把輝煌，成一環形，演員於中央表演，四周環繞村民。余對於此種戲劇，特饒興趣，深感吾人方過分水嶺，而即能得見上古時代印度文化與遠東接觸之紀念物品，豈非與吾人瞻仰此古印度移民居留地之初衷，適相照合而予以良好之嚮導哉！蓋所謂羅羅奴羅(Lakshon Manora)(註)者，簡稱奴羅(Nura)，爲大印度各地戲院中現存最古之戲劇，而爲後世各種戲劇與面幕劇(Masked Drama)之鼻祖，可無疑義。關於後者，遊歷家，當可於柬埔寨(Cambodia)與曼谷方面得見之。故若謂此種戲劇與印度各戲院中所演者，有聯繫性存在，亦非謬談。

奴羅現僅於萬崙附近境內，能保持其原山真面目，尤以六坤(Nai on Sri Thammara)方面最爲純粹，劇班仍巡迴於各村演戲，與昔時無異。當吾人蒞臨萬崙時，適有某一班班遊遊此，不特村民得以與賞其藝，即吾輩外客，得賞鑑歐洲人所輕易不能得見之古劇，亦自欣喜不止焉。按奴羅戲班通常除班主外，尚有演員三名。班主不常演戲，根據古俗，演員以男子爲限，今則此例已破，故余等所見者，三人中確有一人爲女子，除演員以外，尚有樂師若干，佐以同數目之歌者，繞席而坐，或一半環形，席上即演戲之處也。此種戲劇，全無佈景，惟演員所戴皇冠以及其他服式，均極華麗，除長而尖之假指甲外，其餘服裝均爲奴羅戲班所特備，頗似目今暹羅與柬埔寨著名之舞裝，惟古氣盎然，爲其不同點耳。即就劇中舞容而論，亦屬原始形態。事實上各種舞容，大別之可分十二類，僅其初步練習較爲複雜而已。